



灯火里的中国

□惠军明

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夜晚就变得很有特色了。风从北方的群山出发,经过长城,把第一缕光擦亮;经过黄河,把波光揉成碎金;经过城市与村庄,将每一盏灯都点上红烛般的喜气。天安门的红墙在灯影里愈发庄重,广场上彩灯缀成的花海,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春天。这就是中国的夜晚,灯光把大地重新描绘了一番。

光是有记忆的。百年前,这里的夜晚是黑暗的。煤油灯是贫寒人家的星星,蜡烛在风中流泪,松明子将墙熏出烟痕。但黑夜里总有不眠的光——井冈山上的油灯,遵义城里的烛光,延安窑洞里燃烧着的炭火,开国大典前夕彻夜不灭的校灯。它们并不高高在上,而是伏在书桌、战壕和纺车旁边,一点一点地把黑夜凿穿。今天的万家灯火,正是从那些微光里长出来的。

现在的灯火,是澎湃的。城市犹如一颗发光的星球,高大的建筑物如同一道道光瀑,立交桥就是一条条光的跑道;地铁从地下穿行,一节节车窗连成地下的银河。公园里的灯光把湖面照得如同暖玉,喷

泉跟着旋律跃成彩色虹弧。太阳能路灯像新的哨兵,在村口、祠堂前、果园边亮得朴素而宁静。孩子们在灯光之下追逐着自己的影子,老人坐在灯下摇着蒲扇聊天——画面没有主角,却每一帧都是中国。

灯火里有秩序,也有诗意。高铁站电子屏上冷光闪闪,检票口人山人海,站台上顶灯把铁轨照亮了,满载而归的火车向着一盏盏等待中的灯光前进。港口塔吊灯将黑夜照成白昼,集装箱像巨大的积木,在灯光下勾勒出轮廓。边防线上,探照灯徐徐扫过边界,和深海信标、北斗信号一道保护着大地。这些光不一定很美,但是它们实用,犹如大地的骨骼。

节日的灯火,最能汇聚人心。灯笼挂在屋檐上,中国结挂在商场里,国旗飘扬在路边。有人放起了孔明灯,橙色的光点慢慢升起来,在天空中跟星星一起闪耀。烟花是最亮眼的,一声闷响之后,金灿灿的流苏就从夜空中飘落下来,人们抬头望去,瞳孔里映着短暂的永恒。并非所有人都能看见彼此,但那一

刻,所有人都在同一片光下。

灯火里的中国,最耀眼的光藏在无数平常的日子里。凌晨六点左右,早餐摊上亮起第一盏灯,热腾腾的气息在灯光下飘荡;清扫车闪着黄色灯光,将路灯的影子扫来扫去;夜班公交像移动的巢,载着睡意朦胧回家的人。这些光不上新闻,却织成一个国家的底色。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记得住它们,但是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夜晚才不会显得那么黑暗,遥远的道路也不会让人感到害怕。

夜晚快要结束,星星变暗了,地上的灯光也一个个闭上了眼睛。但是这并不是熄灭,而是在积蓄力量,等到下个傍晚到来之时,它们就会再次苏醒,并把中国再次照亮。每逢国庆节,这样的灯光就会显得更加庄重。它像是对先辈的回应,也是对明天的许诺。

灯火里的中国,不只是地上的光,更是每一个中国人心里不灭的火。每一个平凡而安宁的晚上,它都会代替我们,说出那句话:我爱你,中国!

山河试卷

□王岁芳

山河试卷

如果用整个十月来回答一张试卷
我的笔尖
该从哪一座山开始写?
是长白山的雪,还是南海的浪?
是西域的戈壁,还是江南的雨巷?
每一道题,都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每一笔,都藏着五千年的墨香
我写下高速公路穿过村庄
也写下高铁在群山间飞翔
我写下老农在田埂上教着稻穗
也写下年轻的宇航员在太空眺望故乡
答卷的背面,画着一只雄鸡
它昂首在世界的东方
评卷的,是十四亿颗心
而答案,叫做“富强”
交卷的铃声,是十月一日清晨的钟声
回荡在岁月的长廊

长城

群山之巅的秋色里
适合远眺和抚摸
青砖上刻着千年的霜雪
烽火台早已不再升起狼烟
我登上最高的城楼,寻找戍边人的乡愁
雁阵从垛口飞过
此刻的瞭望
其实可以望见整个华夏
而苍山如海,托起残阳如血
我的手,抚摸一块斑驳的砖石
一些守关人的体温,还藏在墙缝里
此刻,想要唱一支边塞曲
山谷却先传来了回音

满园桂香惹人醉

□冰玉

又是一年桂花香。教学楼前整齐排列的六棵桂树挂满了细碎的金黄,散发出醉人的香气,让师生们心旷神怡,给校园增添了几分温馨。年年金秋时节,桂花如期盛开,最大的那棵金桂树龄已近三十年,陪伴我度过难忘的校园生活。

起初我总觉得,桂花是最不张扬的花。没有桃李的浓艳,没有梅兰的清傲,默默地藏在深绿的叶间,不细看几乎见不到踪影。可偏偏这不起眼的碎花,蕴含着最醇厚的香。“绿玉枝头一粟黄,碧纱帐里梦魂香。”我常常站在教学楼前的那棵金桂旁,深深地呼吸,在浓浓的香味中浑身上下都感到轻松愉悦。或凑近细碎的花朵忘情嗅闻,或摘干后存进玻璃罐中当茶叶……一枝淡妆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课余时间学生们三五成群,聚拢在桂树下说笑打闹。有的踮着脚尖伸着脖子嗅花香,有的伸开双手仰头闭眼等花瓣飘落,有的则会调皮地摇一摇树枝,看金粉似的碎花簌簌落下……

校园里原来只有一棵金桂,新的教学楼盖成后又栽了五棵。现在这些桂树都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我最喜欢的还是最早种下的那棵金桂,我看着她一天天长大,它陪着我一天天变老。那些曾经围着桂树打闹的学子,有的成了教书育人的同行,有的带着校园的桂香飘向不同的地方。我忽然想到,这桂树不就像我们教过的一届届学生吗?他们曾是校园里不起眼的“花苞”,在课堂上汲取营养,在校园里健康成长,在每一个看似平淡的日子里,悄悄积蓄力量。等到毕业季来临,他们带着校园的滋养走向远方,像桂花一样把香气释放。而我们这些园丁,作为桂树的守护者,看着花苞慢慢绽放,闻着香气年年弥漫,即便岁月流逝,那份见证成长的喜悦,从未改变。

今年的桂花开得格外盛。我又站在树下,看着满树金黄,闻着熟悉的桂香,想起初到学校时的自己,风华正茂,豪情万丈,全力以赴教书育人。历经三十多年风风雨雨,我收获了成长的快乐,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风又一次轻轻吹过,桂香漫过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漫过每一张年轻的脸庞。桂树花期不长,单个花朵的花期只有3至5天,但我相信,这香气会一直留在校园,留在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记忆里,也留在岁岁年年在此守护他们的老师心里。

绿云剪叶,低护黄金屑。占断花中声誉,香与韵,两清洁。

雄关古道悟初心

□苗云辉

千里崤函,万古雄关。在豫西灵宝的群山深处,函谷关静静伫立千年。它曾是金戈铁马的兵家要塞,扼守秦川中原咽喉,承载无数烽烟战事;亦是道家源流的文化圣地,见证老子著经传学,沉淀大道哲思。择一日清秋,踏古道石阶而来,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寻道之旅,在雄关山海间,读懂古人藏于岁月的从容与通透。

函谷关自古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盛名。狭长的古道嵌于山谷之间,两侧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地势险峻异常。春秋战国至隋唐千年时光里,这里是连通两京的必经要道,六国伐秦、刘邦入关、桃林大战,无数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在此轮番上演。脚下斑驳的青石板,被千年风雨打磨得温润光滑,深浅不一的纹路里,藏着战马奔腾、行人络绎的过往。伫立关楼远眺,狭长古道蜿蜒向远山。群山静默,风声飒飒,仿佛依旧回荡着远古的战鼓与风声,让人瞬间读懂这座雄关的磅礴风骨。

褪去硝烟烽火,如今的函谷关,更多藏着温润通透的文脉气韵。世人奔赴此地,不止为观雄关天险,更为追寻一缕流传千古的大道初心。相传春秋末年,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见山河壮阔、民风质朴,遂驻足于此,结庐著书,写下洋洋五千言《道德经》,为华夏文明留下不朽的思想瑰宝,函谷关也自此成为道家文化的源头圣地。

步入古朴肃穆的太初宫,青砖黛瓦,古木参天,庭院清幽雅致,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这里是老子著经悟道的核心之地,殿宇古朴庄严,一砖一瓦都浸染着浓厚的文化底蕴。院中巍峨的老子铜像静静矗立,眉眼平和温润,俯瞰世间山河,尽显道法自然的从容豁达。漫步园区,三百

六十五米长的道德天书石刻绵延铺展,字字珠玑,镌刻着流传千年的处世哲思。

“道可道,非常道。”年少读《道德经》,只觉文字晦涩难懂,匆匆浏览便草草作罢。而今立足老子著经之地,置身青山雄关之间,方才慢慢读懂其中深意。所谓大道,从不是高深玄妙的哲理,而是顺应自然,坚守本心、从容处世的人生智慧。山川有起落,岁月有盈亏,世间万物循环往复,皆是自然常态。人生亦是如此,起落浮沉皆是常态,顺其自然,方能心安自在。

园内瞻紫楼、鸡鸣台、藏经楼错落排布,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古老典故。紫气东来的祥瑞、鸡鸣狗盗的轶事、公孙白马的辩思,千年人文故事交织相融,让这座雄关既有兵家的铁血豪迈,亦有文人的温润风雅。历代文人墨客纷纷登临于此,凭关怀古、提笔赋诗,留下无数传世诗篇,为函谷关的文脉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闲暇静坐林间,听清风穿林,观远山静默,浮躁的心会慢慢沉静下来。

世间名胜万千,唯函谷关独一无二。它不同于寻常山水的秀美,也不同于普通古迹的厚重,它是刚与柔的共生。群山险隘铸就它的铮铮风骨,千年道韵赋予它的温润初心。曾经,它以雄关天险守护一方山河安宁;如今,它以千年文脉抚慰世人疲惫心灵。

现代人终日奔波于市井烟火,被浮躁、焦虑、功利裹挟前行,执着于得失,纠结于取舍,常常弄丢本心,身心俱疲。而这场函谷关寻道之行,便是一场治愈人心的修行。老子流传千年的大道智慧,并非让人消极避世,而是教人从通透、坚守本心、顺应流变。

父亲的二胡

□常帮娃

岁月无声,一曲弦音,收容父亲大半生温良与清欢。

小时候,老屋的墙头,挂着一把旧二胡。长年的烟火朝夕熏染,琴身色泽暗沉沉柔和,样貌朴素沉静,如同院落静置多年的铁皮水桶,默然伫立,日复一日,静静守候着小院。

暮色缓缓降临,喧嚣落定,父亲才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刻。他搬来矮木凳,安坐檐下,挺直腰背,左手轻扶琴杆,缓缓揉弦、移位;右手稳握琴弓,从容匀速推拉。琴弦轻轻颤动,《卷席筒》《朝阳沟》《穆桂英挂帅》这些耳熟能详的豫剧曲调,缓缓流淌开来。琴声清润,如山间

清泉漫过庭院,洗去一身的疲惫与烦闷。

父亲拉琴,不喜激昂高亢的声调,偏爱舒缓平和的音律。指尖起落轻柔安稳,节奏从容舒缓。心境舒展时,他便伴着琴声低声哼唱。质朴浑厚的乡音,与清亮婉转的弦音相融,随晚风飘散,随炊烟远扬。无需锣鼓伴奏,不必众人围观,一方小院,一把旧琴,便是他安然自得的一方小天地。世间所有繁华热闹,皆是转瞬即逝,唯有绵长不绝的琴声,岁岁相伴,默默安放他心底无言的情绪。

年过花甲,父亲远赴陕州柴庄煤矿务工。孤身在外的日子孤寂寡淡。唯有随身携带的二胡,默默陪伴着他。

劳作繁重辛苦,煤灰沾满父亲的头发与衣衫。夕阳落尽矿场,劳作一天的工友结伴归去,矿区的热闹瞬间消散,空旷的场地上,只剩枯黄的空地 and 几座低矮旧房,静静伫立在暮色中。父亲搬出木凳,独坐杂货铺门前,从布袋里取出那把旧二胡。他用粗糙的袖口轻轻拭去琴身浮尘,指尖细细摩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的木纹。凝神垂眸之间,左手按弦,右手运弓,熟悉柔和的豫剧旋律,缓缓回荡在空旷的矿山暮色里。

矿场四下寂静,唯独琴声温润柔软,带着故土熟悉的气息。那双手掌,布满厚重老茧,承载过半生的风雨艰辛,触碰琴弦时,却格外轻柔虔诚。运弓按弦,不急不

缓,姿态依旧是老家檐下的从容模样。悠扬的琴音是父亲艰苦岁月里最质朴的慰藉,藏着他的浓浓乡愁。

后来易地搬迁,那把二胡,悄然遗失在岁月之中。我数次细细寻访,终究一无所获。那琴声,从此不复听闻,心底留下一处无法填补的空缺。

我始终没有学会拉琴,但父亲的弦音,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父亲一生温良,将半生的起落心绪,尽数寄托于琴弦。在平凡琐碎的烟火生活里,安静守住属于自己的清欢与诗意。

父亲,愿天国也有一把二胡日夜相伴,从此无奔波辛劳,岁岁平安快乐。

伏牛

题字:邵玉铮

